

<<波斯少年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波斯少年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08090170

10位ISBN编号：7208090173

出版时间：2010-8

出版时间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[英] 玛丽·瑞璠特

页数：436

译者：郑远涛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波斯少年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波斯少年》描写：玛丽·瑞璠特在《天堂之火》中讲述了亚历山大20岁继位以前的人生，而《波斯少年》则以第一人称回忆录的动人之笔，续写大帝最后的七年。

故事叙述者是一位真实的波斯人——亚历山大青春俊美的伴侣巴勾鄂斯。

这少年幼时被卖为奴隶，辗转成了波斯国王大流士的男宠，他起初只从宫闱传闻里听说亚历山大震动朝野的胜利。

亚历山大击溃大流士后，巴勾鄂斯被作为求和礼物献入亚历山大的内廷。

亚历山大对声色享受体验尚浅，但对感情向来需求很深；巴勾鄂斯善于悦人，却一直无处实现少年的恋梦。

他们的相遇恰似命中注定。

征途漫漫，爱情给了亚历山大无限安慰，历经刺杀阴谋、异族联姻与军心浮动，他对巴勾鄂斯始终未减眷恋。

瑞璠特不但以大师手笔再现了一代军事天才的光荣与梦想，而且一反亚历山大故事从希腊人出发的传统视角，借波斯人眼光写出胜利者与臣服民族难以弥合的鸿沟。

作为历史小说，《波斯少年》不仅大气磅礴，细节精确，考据严谨，而且全书洋溢着一种罕见的深情与人性之光，与现代读者无有阻隔。

## <<波斯少年>>

### 作者简介

作者：(英)玛丽·瑞璠特 译：郑远涛 玛丽·瑞璠特，英国现当代名作家。1905年生于伦敦。“二战”后移居南非，但多次到非洲、欧洲各国游历，踏足希腊本土及爱琴海诸岛等古代文明发祥地。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1983年病逝前，瑞璠特出版了八部以古希腊为背景的长篇历史小说，誉满欧美，是公认的历史小说大师。瑞璠特最著名的作品包括亚历山大三部曲、《御者》、《残酒》和《国王必须死去》。《波斯少年》是亚历山大三部曲里独立成篇的第二部。瑞璠特扎实的学力、重建历史瞬间的生动手法、真实的况味与娴熟的技巧，让她在英美赢得评论家的喝彩。《纽约时报》评价她代表了历史小说的最高理想——使读者获得对过去的新洞见。

## &lt;&lt;波斯少年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1 我应该说明我们家世系绵长，虽然传到我就绝嗣了，免得有人会以为我出身寒微，是不知哪个农夫在荒年卖掉儿子。

我父亲是阿特穆巴瑞斯，祖父阿刺克西斯出身于居鲁士的老王族帕萨尔加德。

当年居鲁士率领波斯人进攻米底人，我家有三人替他打仗。

我们的封地在苏萨以西的山间，承袭八代。

十岁被人掳走时，我正在学习武士的技艺。

我家的城堡与我们的家族一样古老，跟山岩一起历经风霜。

城堡的望楼建在峭壁上。

在楼顶，父亲常指给我看大河蜿蜒流过青绿的平原，流进百合之城苏萨。

他指着宽阔台基上闪亮的王宫，答应我一满十六岁，便会带我入宫觐见。

那是奥库斯王在位年间，他杀戮无数，我家总算幸免。

是因为尽忠于他年轻的儿子阿尔塞斯，反对大总管巴勾鄂斯专权，才造成我父亲的死。

以我的年龄，假使我没有与大总管重名，这些事我大概不会听进去那么多。

这名字在波斯颇常见，但我是独子，深受家人的宠爱，因此一听见别人憎恶地讲起我的名字就感到怪异，不由得屏息谛听。

我们平常一年见不到两面的朝野贵族，如今隔几日便策马上山来。

我家的城堡地处偏僻，适合集会。

我喜欢看见这些骑着高大马匹的漂亮男子，觉得大事临头，却没有危险之感，因为他们谁也没露出恐惧。

他们几次在火的祭坛前献牲，祭司也会来，他是个硬朗的老人，能像牧羊人一样灵活地攀上岩石，杀死蛇蝎。

我喜欢明晃晃的火焰，喜欢火光照着磨亮的剑柄、黄金的纽扣和镶着宝石的冠帽。

我想，这一切会延续，将来我长成男人，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。

他们祈祷完，会共饮祭酒，谈论荣誉。

关于荣誉，我已经受过教育了。

我五岁时就按照我们的风俗，离开妇女的内院，学习骑射，接受憎恨谎言的教育。

火是智慧之主的灵魂，黑暗的谎言背信弃义。

奥库斯王新故。

如果他死于疾病，悼亡的人不会多，但传说他病得不重，死因是被人在药里下了毒。

多年来巴勾鄂斯在国中已是万人之上，仅次于国王。

然而小王子阿尔塞斯近年长大结婚了。

奥库斯王有了成年的储君和孙儿，便开始削弱巴勾鄂斯。

大家刚察觉这一点的时候他就死了。

“所以，现在的王位是反叛得来的，”我父亲的一位宾客说，“虽然传给了合法的继位人。

我自己相信阿尔塞斯清白无辜，我从来没有听说任何有损这小子荣誉的事。

不过他年纪还轻，巴勾鄂斯的权力势必加倍。

从今以后，他大概是有实无名的国王了，宦官还从来没有爬到这般高位的。

“是不多见，”我父亲说，“只是宦官有时候会被权欲支配，因为他们没有继嗣的指望。

”见我在旁边，他把我搂进怀里。

有人道了句祝福。

那位官阶最高的宾客的封地靠近波斯波利斯，但随同朝廷来到苏萨，他说：“我们都同意巴勾鄂斯不应该掌权，但我们且看阿尔塞斯如何对付他。

他年纪虽轻，不过我觉得大总管小看了对手。

”假如他两个弟弟不是已经被毒死的话，我不知道阿尔塞斯会如何行动。

就在此时，他开始估量哪些人是朋友。

## &lt;&lt;波斯少年&gt;&gt;

三位王子本来年纪相仿，亲密无间。

帝王往往疏于亲情，阿尔塞斯则不然。

但大总管猜忌他们私下的会晤。

两个王弟腹痛而死，时间相隔很短。

不久有位信使来到我们家，信上盖着御玺。

他走后，我是父亲第一个见到的人。

“儿子，”他说，“我马上要出门了，国王召我去。

记住，人可能会遇到必须站在光明的一边对抗谎言的时候。

”他一手搭住我的肩膀。

“和恶人重名让你受了委屈。

天道恢恢，你很快就未必那样了。

那妖孽没有能力把名字传下去，但是你肯定会光荣地留名。

你，还有你的子子孙孙。

”他抱起我来亲吻。

他命人加固城堡。

城堡的一侧本是绝壁，山道上也有岗楼，但他仍在墙头筑高了一两层砖，开了更好的射孔供箭手使用。

他动身前一日，一队兵策马上山来，出示了御玺盖印的信札。

我们无从知道印鉴出自死者之手。

阿尔塞斯与弟弟们同一命运，他的几个幼子则被闷死，奥库斯王的子嗣已经根绝。

我父亲看了印鉴，命人打开大门，兵士骑马而入。

我观看完这些，便回到望楼下的果园里玩男孩子的游戏。

有人叫喊，我又出去看，只见五六人拽着一个人拖出屋外。

那人有一张恐怖的脸，中间鲜红而空洞，血从内涌出，流进嘴巴和胡须里。

他上衣被剥光，两肩滴血，因为没了耳朵。

我从那靴子知道他是谁。

靴子是我父亲的。

即使到现在，我有时还会想起自己如何恐惧得哑口无言，一声不响看着他死。

我猜想他明白，他开口说话时目的很清楚。

兵士拖曳他前行时，他向我粗声高喊，失去鼻子的伤口让他的声音变得可怕。

“奥克西涅斯出卖了我们！

奥克西涅斯，记住这名字！

奥克西涅斯！

”嘴巴张开大喊时，那张脸看上去更恐怖了。

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听见他喊出的词。

我像木桩一样呆立，看见他们推他跪倒，抓住头发向前拉他的头。

他们用了五六刀才砍断他的脖子。

他们忘了要同时看管我的母亲。

她必定是径直跑上了望楼，父亲一死，她便纵身跳下，不给他们机会调戏她。

她下坠时厉声叫喊，但是我想原因是她看见我就在她下面，懊悔却已太晚。

她在离我一杆枪之遥倒地，头颅崩裂。

但愿我父亲的魂魄看见了她的速死。

他们本来也可以等他头颅落地再割下他的耳鼻。

进呈首级时，大总管决不会看出分别。

我的姐姐们一个十二岁，一个十三岁。

年约九岁的妹妹是父亲后娶的妻子所生，她母亲患热病去世。

我听见她们三人的惨叫。

## &lt;&lt;波斯少年&gt;&gt;

我不知道那些男人完事后是让她们留下等死，还是活着带走了。

最后这队兵的头领把我带上马，策骑下山。

他的鞍布上绑着一个血淋淋的袋子，我父亲的头在里面晃动。

以我几乎耗尽的心神，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他惟独对我手下留情。

当晚我知道了答案。

他因为缺钱，没有将我久留身边。

在百合之城苏萨，人贩子的院内，我赤条条站着，他们就着小杯喝枣酒，争辩我值多少钱。

希腊男孩子从小习惯赤身裸体，对此毫不害羞，我们则有耻辱心。

我无知地以为，这是人最大的屈辱了。

就在一个月前，母亲因为我照镜子而责备我，说小小年纪不能有虚荣心。

我只不过瞥了一眼自己在她镜中的面容，不像我的新主人有那么多可说：“这可是纯种哪，世代相传的波斯血统，像雄狗一样优雅。

瞧这身细巧的骨架子，这轮廓——转过去，小子——头发呢青光可鉴，又笔直又柔顺，像来自中国的丝绸——过来，小子，让他摸摸。

眉毛像是巧笔画的。

这双眼皮上抹了金黄的大眼睛，哎哟，是醉倒爱人的两泓池水！

这对纤纤小手谁肯贱卖了让它擦地板呢。

别跟我说你五年——十年里，碰到过这么好的货色。

”在他说话的每个间隙，人贩子反复说自己不做赔本生意。

最后他出了一口价，头领说那是欺负老实人。

但是人贩子说要把风险算上。

“阉割他们的时候，我们在五个里会损失一个。

”阉割他们，我想着，恐惧像手一样卡住了理解的闸口。

但是我在家里见过阉割公牛。

我不说话也不动，什么都不央求。

我不再奢望世间会有怜悯。

人贩子的房屋像牢狱一样森严，院墙高十五尺，一面有棚，是施行阉割的地方。

他们先让我清肠禁食，据说这样会减小风险。

我又冷又饿地被带进去，只见桌上有各种刀，用来绑人的架子张牙舞爪，上面有陈旧的暗色血迹与肮脏的绑带。

我终于扑倒在人贩子脚边，抓紧他的双脚哭泣。

不过他们对我只像农夫对哀号的牛犊一样并不理睬，一边聊着市场上听来的闲话，一边把我捆上。

他们一动手我心里就空了，只剩下痛楚和我自己的惨叫。

人家说，妇女会忘记临盆的痛楚。

妇女临盆有造化之手在引产，我的痛楚却绝无援手。

我全身剧痛，落到黑暗的天地之间。

惟有死亡能令我忘怀。

一个老女奴替我包扎伤口。

她技巧娴熟，身体干净，因为男童是商品，而且她有一次告诉我，如果有一个死去，她会受鞭笞。

我的创口没怎么化脓。

她总告诉我说他们对我做得干净利落，还呵呵笑道，将来你会有赚头的。

我听不进她的话，只知道我痛的时候她在笑。

我伤愈后被拍卖，又一次赤条条站着，这一回面对的是睁大眼的人群。

从那个街口，我能望到辉煌的王宫，父亲曾经答应带我入宫朝见。

我被一个珠宝商买下。

是他妻子从帷幔笼盖的轿子里伸出指甲涂红的一根手指，拣中了我。

拍卖人延迟了拍板，再三恳求。

## &lt;&lt;波斯少年&gt;&gt;

出价令他失望。

痛楚和悲戚使我变得消瘦，容色无疑大减。

虽然他们拼命让我进食，但是大部分食物我都吐了出来，仿佛我的身体不屑于苟活。

他们只好将我脱手。

珠宝商的妻子想要一个俊俏的侍童，好显出自己的地位高于众妾，而我无论如何还保有几分秀气。

她还养了一只披着绿绒的猴子。

我喜欢上这只猴子。

它由我负责喂食，我去的时候，它会跃过半空跳到我面前，用黑硬的小爪勾住我的脖子。

但是那女人有一天厌倦了它，把它卖了。

我年纪还小，今日不知明日地活着。

但是她卖掉那猴子以后，我便想到将来。

我永远不会有自由，会像那猴子一样被买卖，永远不会长成男人。

我夜里卧床寻思，到了早上，我仿佛没有成年就已经老了。

她说我很憔悴，给了我一剂药，我吃了肚子痛。

但她并不心狠，从来不打我，除非我弄坏了她珍爱的东西。

我在珠宝商家里寄居下去，这时朝廷公布了新王的名字。

奥库斯子嗣已绝，新王只是王室支系所出，但民众似乎认为他不错。

我的主人达提斯没有把这消息告诉家中女眷，他认为女人只需关心如何取悦夫主，而阉仆应该负责监管她们。

但是阉人管家会给我们捎来集市上的一切小道消息，并且因为我们的倚重而自喜。

有何不可呢？

他也只能这样了。

他说新王大流士相貌既好，人又英勇。

奥库斯和卡都西亚人打仗的时候，他们有个大力士向国王的武士挑战，只有大流士敢上前迎敌。

他身长六尺有半，投枪一掷就刺中了敌人，从此威名荣身。

立君是经过会商的，祭司们也观看了天象，可是在座者都惧怕巴勾鄂斯，无人敢违逆他的选择。

不过新王似乎迄今没有杀人，据说他是宽宏温厚的。

我一面听着，一面用女主人的孔雀翎扇子替她扇风，想起我父亲生前最后一个寿宴。

宾客们穿小道过岗楼来到山上，马夫们牵走他们的马匹，父亲把我带在身边，在大门口迎接。

有一个人身材比谁都高大，俨然是战士，就连我都觉得他年纪不大。

他相貌英俊，牙齿仍很完美，把我像逗弄婴儿一样抛起来，使我欢笑。

他不是叫大流士吗？

然而，国王是他还是别人，与我有什么关系？

这些很快成为旧闻了，现在他们议论西边的事。

我曾经听父亲说起那里的蛮族，那些红发野人把身体涂蓝，居住在希腊人的北面，叫马其顿人。

他们先是来劫掠，后来竟敢宣战，沿海各省的总督纷纷调兵对付。

但是最近的消息说，阿尔塞斯王驾崩不久，马其顿国王也遇刺。

那是在某个公共庆典上，他以野蛮人的方式不带卫队就露面走动。

继位者只是个小伙子，因此不足挂齿。

我的生活在内院的琐屑事务中度过。

我叠被，端盘，将山雪和枸橼混合成冰糕，替女主人染指甲，受姑娘们爱抚。

达提斯只有一房妻子，却有三房年轻的妾，她们知道主人对男童没兴趣，对我和善。

但只要哪一回我侍候了她们，女主人就会拧我耳朵。

不久我开始被放出去跑腿，采购描眉画眼的染料、置于衣橱的熏香药草，以及阉人管家不会屈尊去买的物品。

我会遇见其他采办的阉人。

有的人像阉人管家，肥胖松弛，长着女人似的双乳。

## &lt;&lt;波斯少年&gt;&gt;

每次望见这样一个人以后，虽然我长得快，我也会减食。

其他人则是干瘪、尖嗓门，如同愁苦的老婆子。

但是也有几位高挑挺拔，露出一一种骄傲的神情。

我总想明白他们的秘密何在。

那是夏季里的一天，姑娘们坐在女眷院落的鱼池边伸手戏水，橙树开着花，空气中混合了花香和她们的汗香。

女主人给我买了一把放在膝上弹奏的小竖琴，唤来一个姑娘教我调音。

我正唱着，忽然阍人管家跑了进来，他急得气喘吁吁，浑身乱颤，按捺不住即将揭晓的新闻，却又停下来抹抹额头，抱怨天热，让她们等着。

显然是个大日子。

“夫人，”他说，“大总管巴勾鄂斯死啦！”

院子里像一窝惊鸟似的闹腾起来。

女主人挥了挥丰腴的手，要求安静。

“怎么死的，你不知道详情吗？”

“当然知道的，夫人。”

他又抹着额头，直到女主人请他坐下。

他坐在枕垫上，像集市上的说书人一样四顾。

“宫里都在说这个，因为好多人亲眼看见了。”

您听我说来。

夫人，您是知道的，我懂得该上哪儿打听。

但凡有消息，都会传到我耳朵里。

看来国王昨天接见了巴勾鄂斯。

地位这么显赫的人会面，奉上的当然是最名贵的酒。

酒送进来的时候，已经斟好在镶金的杯子里。

国王取过御杯，巴勾鄂斯取过另一只，然后大总管就等着国王饮酒。

国王拿着杯子好一会儿，谈了些无关紧要的事情，一直盯着巴勾鄂斯的脸，一会儿举杯将饮，却又放下，继续盯着。

然后他说：“巴勾鄂斯，你侍奉三朝国主，忠心耿耿，理应加以荣耀。

用我的酒杯向我表忠吧，我会用你的杯子饮酒。”

管家将那酒杯送到巴勾鄂斯面前，将另一杯交给了国王。

“赏脸透露这一切的人告诉我，大总管的脸变得像黯淡的河泥一样苍白。”

国王喝了大总管的酒，一时沉寂下来。

“巴勾鄂斯，”他说，“我已经喝了，我在等你向我祝酒。”

这时候，巴勾鄂斯一手按在胸口上，呼吸急促，请求国王原谅他，他头犯晕，恳请告退。

可是国王说，“坐着罢，大总管。”

酒是你最好的药。

他坐了，但他的膝盖似乎不听使唤了，杯子也在手里直发抖，有酒溅出来。

然后国王在椅子上前倾身体，提高嗓门让所有人听见。

“喝下你的酒，巴勾鄂斯。”

我来告诉你，我说的是真话：无论杯子里是什么，喝它对你有好处。”

“听了这话，他喝了。”

正当他准备起身的时候，禁卫军手执锋利的长矛包围了他。

国王等到药开始见效才退出，留下军士看着他死去。

我听说他是一个钟点以后断气的。

院子里响起好一阵惊叹，像铜钱纷纷落进说书人的帽子里。

女主人问是谁向国王提出警告的。

阍人管家一脸隐秘，压低声音。

## &lt;&lt;波斯少年&gt;&gt;

“国王赏了宫廷司酒一件礼袍。

夫人，谁知道呢？

有人说是国王自己把奥库斯的命运看做前鉴。

交换杯子的时候，大总管看懂了他的脸色，却也无可奈何。

就这么多，聪明人应该懂得何时谨慎地缄口。

”可见神圣的复仇者密特拉履行了天职。

叛徒死于背叛，罪有应得。

然而神明的时间与凡人的时间不同。

如父亲所承诺，我的同名者已绝命，但是对于我和我的子子孙孙，他死得太晚了。

2 我在内院里服侍女眷，两年来没受多少罪，只是有时会惊讶我为何没有死于苦闷。

我长高了，他们不得不给我做了两次新衣服。

然而我的长势已经减慢。

在家时，他们说会长得和父亲一样高大，但是阉割带来的创伤想必改变了我。

还好我不算矮小，而且终生保持着少年的身材。

我常在集市上听见别人说我貌美。

有时会有男人跟我搭话，但我扭头不睬。

我以为如果他知道我是奴隶，便不会搭话了。

我那时就这么傻。

我只庆幸摆脱了女人的碎嘴，得以看见熙攘的市场，透一口气。

不久我的主人也开始打发我跑腿，比如给新近向他供货的珠宝商送信。

我总是害怕被派去王室的作坊办事，虽然达提斯似乎觉得那是他赏给我的消遣。

工匠全是奴隶，希腊人居多，以技艺精湛受到器重。

他们脸上当然有烙印，但是多数人还被斫去一足，有的更被砍掉双足，作为刑罚或是防止逃走。

一部分人操作砂轮雕刻宝石，手脚都要用到，便被割鼻，以免他们不落痕迹地溜掉。

我会努力将目光避开他们，一直到作坊主怀疑我想偷东西，开始盯着我看。

从小家里告诉我买卖是君子的大辱，仅次于懦弱和谎言。

卖是绝对的耻辱，就连买也丢脸，因为人应该靠田产生活。

甚至我母亲的镜子都是嫁妆里原有的，是从伊奥尼亚远道运来的物品，上面雕着一个有翼少年。

不论我经手买回多少商品，我依然觉得羞耻。

俗话说得好，人总要到太晚才知道自己已经富足。

这一年珠宝业生计艰难。

国王出征去了，王城寥落如坟。

马其顿年轻的国王已经进入亚洲，攻下波斯掌握的希腊城市。

他不过二十来岁，大家本以为沿海的总督就能将他挡在外面。

然而他打败他们的部队，渡过了格拉尼卡斯河，现在公认为和他父亲一样难对付。

据说他没有妻子，不带亲眷，只有战士随征，与马贼土匪无异。

不过正因为这样，他行军快捷，即使陌生的山地也能迅速攀越。

出于骄傲感，他穿戴锃亮的盔甲，以便在战场上引人注目。

他的传说很多，我不想赘言，因为其中的真事世人皆知，而谣言我们也听够了。

总之，他父亲有志完成的事业，他已经完成，而且似乎并不满足。

于是国王调兵遣将，亲自迎战。

他贵为众王之王，不会像西方的年少马贼一样空身上路。

他的随从有朝廷和内宫的人，还有宫里众多的役人、管家和宦官。

王室也随行，包括太后、王后、年幼的王子和诸位公主，以及各人自己的仆从、宦官、栉发工、司掌衣橱的女官，等等。

王后一向是珠宝商们慷慨的主顾，据说她美貌绝伦。

随行的大臣恐怕战争会拖得久，也带着妻子，多数人还带着妾。

## &lt;&lt;波斯少年&gt;&gt;

因此在苏萨买珠宝的，只剩下那些满足于烂银碎钻的人。

那年春季，女主人没有做新衣，一连数日，她动辄对我们发火。

长得最漂亮的妾得到一张新面纱，更使我们一星期无法安生。

阍人管家的采办钱减了数目，女主人不得不少吃糖果，奴隶的饭食也因而紧缩。

摸到自己的细腰，再看看阍人管家，是我惟一的安慰。

虽然不长肉，但我还在长个子。

尽管衣服穿着嫌小，我也以为只能继续穿下去了。

不料主人给我做了一整套的新衣裳：长袍、长裤、腰带，以及一件阔袖的外衣。

腰带上还缝着金线。

衣裳太美了，我不禁临池自照，满意地欣赏一番。

同一日刚过中午，主人把我唤进客堂。

我还记得我奇怪他为什么不看我。

他写了几个字，封上信笺，说道：“把这个带去给奥巴瑞斯老板。

直接过去，不许在集市上游荡。

”他瞧着自己的指甲，再看看我。

“他是我最好的主顾，所以要注意礼貌。

”我听了一怔。

“老爷，”我说，“我从来没有对主顾不礼貌。

有人说我不礼貌了？

”“呃，咳，那倒没有，”他浮躁地把弄着一盘零散的绿松石，“我只是提醒你要对奥巴瑞斯礼貌而已。

”即使在我走向那宅子的时候，也只是猜度他疑心此人不太和善。

那头领把我从家里劫走，以及他后来对我做的事，在我记忆里已经被别的事冲淡了。

夜阑哭醒，多半是因为梦见我父亲没了鼻子的脸在高喊。

我走进奥巴瑞斯的店铺，毫无戒备之心。

他是个矮胖的巴比伦人，长着一丛浓密的黑胡子。

他瞥了瞥字条，带我直入内室，仿佛我知道会发生的一切。

其余我不记得了，只有他的体臭，我至今无法忘却。

事后，他给了我一点碎银子。

我把银子给了集市上的一个麻风病人，他用没有指头的手接过来，祝福我长命百岁。

我想起那只披着绿绒的猴子，一个满脸凶相的人带走了它，说准备拿去驯养。

我醒悟到刚才的事大概是一桩主人同意的交易。

走到沟渠边，我翻肠倒胃地呕吐起来。

没有人在意。

我浑身冷汗地回到主人家。

无论奥巴瑞斯是不是买者，我的主人并不打算卖。

给奥巴瑞斯这种恩惠，对他好处更大。

每星期我被借给他两次。

我的主人大概从未自认掬客。

老主顾有求，他只觉不容推辞。

后来奥巴瑞斯有个朋友听说，他碍于情面又答应了。

那人不是同业，付了银两，又把口碑传开。

没过多久，差不多每天下午我都得外出。

十二岁的人想独自赴死，必定是到了绝望至极的时候。

我常怀着死的念头。

我梦见没有鼻子的父亲，他喊叫的不是那个叛徒的名字，而是我。

但是苏萨没有高墙可纵身一跃，其他的死法我又不甚明白。

## &lt;&lt;波斯少年&gt;&gt;

至于逃走，王室作坊里制珠宝的残腿奴隶就是对我的警示。

于是我遵从吩咐，到主顾们那里去。

有的人比奥巴瑞斯好些，有的更为不堪。

我至今记得每次走向一幢陌生房子的时候，心都会寒冷麻木地下沉，也记得一次有个人提出了不堪入文的要求，我想起父亲，不再是一副无鼻面具，而是他寿宴当晚站在那里，我们的武士在火把映照下舞剑。

为了不羞辱父亲的魂魄，我打了那人，喊出他应得的骂名。

主人生怕我被打坏，没有用灌铅的鞭子抽我——那是他拿来责罚那个努比亚挑夫的，但藤条打在身上仍然很痛。

余痛未消，我就被打发回去道歉，并且赎罪。

这种生活我过了一年有余，看不见出路，除非是自己到了年龄太大的时候。

我的女主人并不知情，我也配合主人蒙骗她，总是编出一席话来解释我白天的去向。

她比她丈夫有廉耻心，一定会感到不齿，但是她没有力量救我。

假如她知道了真相，家里肯定闹得沸沸扬扬，最后主人为了平息风波，会尽量抬高价钱把我卖掉。

一想到那些竞价的买主，我就决心缄默下去。

从集市走过的时候，我总想像有人说“看，达提斯的变童来了”。

可是我必须捎点新闻回家，满足女主人的好奇心。

谣言比事实跑得快，有人风传国王跟亚历山大在靠海的伊索斯大战了一场，兵败，撇下他的战车和武器，只骑马逃了出来。

我想，他究竟脱身了，对于我们有些人，能脱身即是万幸。

当确切的消息从驿道传来，我们得知国王的家眷被俘，太后、王后、各位公主和小王子都在敌营里。

我以情理推想其命运，深感怜悯。

少女的叫喊在我耳边萦回；我想像一个男孩被戳在枪杆上，要不是因为有人贪财，我的结局也会是这样。

但是我没有见过那些妇女，又在我太了解的人家里如入樊笼，便把一部分怜悯留给自己。

后来有传闻说，亚历山大特地设了营帐安置王族妇女，命她们原有的仆从侍候，禁止外人接近，连小王子也活着。

传消息的人发誓，这是从西里西亚直接捎来的口信。

大家嗤笑这故事，谁都知道战时不会有这种行止，何况西方的蛮人。

国王撤退到巴比伦过冬。

巴比伦春季炎热，于是他轻车简从，回到苏萨养息，命总督们重新凑集一支军队。

我忙于干活，错过了观看御驾和麾仗经过的机会。

我多少还是个孩子，对这些颇看重。

似乎亚历山大出人意料地没有进军内陆，却把部队愚顽地压在海岛提尔城下。

那是个十年难破的要塞，只要他继续在当地流连，国王便可从容应对了。

虽然没了王后，王室到底是回来了，我期盼珠宝生意兴旺起来，那我就有希望摆脱我的生意，可以留在内院服侍了。

我曾经觉得内院的生活太苦闷，如今它却像沙漠里的棕榈林一样，迎着我招手。

也许你以为，至此我已经安于命运了。

虽然过了三年异于从前的生活，但十年毕竟是十年。

眺望远山时，我依然可以辨认出我家废墟的所在。

有的顾客，假如我愿意讨他们喜欢，我会得到很多钱，不必让主人知道。

但是我宁愿以骆驼粪为一餐也不会那样做。

其中一些人却被我的麻木所吸引，会挖空心思博我一笑；有些人则用各种方式伤害我，但是我揣度他们本性如此，奴颜婢膝反而会让他们变本加厉；最不堪的一个让我身上鞭痕累累，主人不许我再去，倒不是由于怜悯，而是因为他损坏了商品。

我跟着其他人学了些消遣。

## &lt;&lt;波斯少年&gt;&gt;

我不拒绝小块的银子，只拿它买大麻。

我很少吸，事先吸一点就足以让我昏昏沉沉。

因此那股气味至今令我作呕。

一些人待我算是不错。

对他们，予以回报似乎符合待人之道。

我没有别的可给予，惟有尽量使他们快乐，而他们也乐意教我做得好些。

于是我学到了初步的合欢术。

有位地毯商每逢事毕，会把我当宾客招待，让我和他并排坐在榻床上，请我饮酒，又跟我谈话。

酒我是喜欢的，因为他有时会把我弄痛。

不是他的错，因为他动作轻柔，乐于悦人。

我出于自尊没有告诉他，也不知是否出于残余的羞耻感。

一日他命人将一幅十年织就的毯子挂到墙上。

他说，在给买家送去以前，要好好欣赏。

订购者是国王的朋友，一位非常挑剔的鉴赏家。

他又说：“我估计他认识你父亲。

”我感到自己脸上血色消散，双手发冷。

这几年我一直以为我的身世是秘密，我的耻辱没有玷污父亲的名字，现在才知道我的主人早从人贩子那里听说了我的家世，并且四处吹嘘过。

他怎能不吹嘘？

大总管本来要灭门报复我家，我却漏网被人偷走；既然他已经名誉丧尽，不在人间，欺骗他也不是罪名。

我想像我家的姓氏，在所有摸过我的人嘴上议论着。

一个月下来，这种折磨已经成为惯例，我稍微麻木了些，但是远远没有失去感觉。

我恨不得杀死有些知道我身世的人。

地毯商又一次叫我去时，我庆幸不是被那种极为不堪的人召唤。

我被领进喷泉庭园。

有时他会坐在那里的枕垫上，待在蓝色凉棚的荫蔽里，直到我们进屋为止。

但是这一次他不是独坐，旁边还有一个人。

我在敞开的门口站住了，心绪大概都写在脸上，清清楚楚。

“进来呀，巴勾鄂斯，”他说，“别那么惊慌失措的，亲爱的小伙子。

今天我和我朋友别无他求，只想看看你，一振精神，听你唱唱歌，一快心意。

你带了竖琴来，我很高兴。

”“嗯，”我回答，“主人说你希望我带来。

”我已经猜过他是否要额外付钱。

“那就过来罢。

我们都因为早晨的工作心神不宁，你可以抚慰我们的灵魂。

”我唱歌时一直想着，他们稍后会另有要求。

那宾客不像商人，更像我父亲的朋友，只是白净些，看来是地毯商的老主顾。

我想，不久我就会绿叶覆身，被人托在盘上送到他的床前。

我错了。

他们要我再唱一曲，又和我谈了些闲话，然后给我一小份儿赏，便打发我回家。

我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事。

园门在我身后关闭的时候，我听见他们低语，知道在讲我。

今天的活儿够轻松，我想，那人还会找我的。

果然。

第二天他把我买下了。

我看见他到家里来。

## &lt;&lt;波斯少年&gt;&gt;

主人命人端上了酒。

奉酒的努比亚仆人说，刚才里面在激烈地讲价。

他只会简单的波斯话，听不懂内容，但是我猜出了几分。

随后主人叫我过去，他没开口我就知道了。

“巴勾鄂斯啊，”他满脸堆笑，“你是个非常幸运的孩子，就要得到很好的工作了。

”价钱也很好吧，我想。

“明早会有人来接你去的。

”他挥手让我退下。

我说道：“老爷，是什么工作？”

”“那是你新主人的事。

注意对他恭敬。

这里可是把你调教好了的。

”我张开口，却始终没说什么。

我只盯着他看。

他变了脸色，一双鼠眼游移不定。

然后他叫我出去，但是我已经觉得出了一口气。

于是我像那猴子一样，即将走上未知的命途。

女主人搂着我，泪如泉涌，我像裹在一堆湿漉漉胀鼓鼓的枕头里。

他卖掉我，当然没有问过她的意见。

“你真是个可爱的孩子，这么乖，这么文静。

我知道，你如今还在哀悼双亲，我从你脸上看见了。

我真的祈求你会有一个善良的主人。

你其实还是个小孩，可你住在这儿的这些时候，多么安安静静啊。

”我们又哭了，姑娘们轮流拥抱我。

比起某些记忆，她们年轻的体香是安慰。

我十三岁，却觉得连五十岁的沧桑都经历过了。

翌日我被一个仪表堂堂的阉人依时接走。

他年约四十，看得出从前是俊美的，现在仍注意身材。

他非常和气，我便斗胆问新主人是谁，他报以有涵养的微笑。

“我们首先要把你调教好了才能送到他家里。

但是孩子，你不必担心，一切都会安排妥当的。

”我觉得他有些话没讲，但大抵是出于善意。

我们过了集市，一直走进深宅大院所坐落的街巷里。

四下沉寂，我希望新主人没有太见不得人的怪癖。

那宅子与周围的房屋一样，高墙环绕，与街道隔绝，大门上饰有铜钉。

一进外院，只见树木参天，街上却几乎看不到树梢。

院内的布置古旧而庄重。

那阉人将我领到仆役住的耳房内的一个小间，里面只有一张床。

以往那三年，我都是在阉人管家的鼾声中入睡的。

新衣服在床上摊开，比我身上的素净，穿上才发现料子和手工之好。

那阉人掂起我原先的衣服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，“俗气，料子也次，我们这儿用不上。

不过，拿去给穷孩子倒是肯定会喜欢的。

”我以为马上就要被领到主人那里。

但是看来把我训练好以前，我是不宜见他的。

训练当天就开始了。

这老屋极大极阴凉，院子里散漫地建了一溜房间，似乎空置已久，有的房里只摆着一只旧橱柜，或是一张靠枕都磨破了的旧床榻。

## &lt;&lt;波斯少年&gt;&gt;

我们穿过这些房间，来到一个家具很好的房间里，那些家具却像在仓库里一样摆着，没有住所的条理。

一边是餐桌和一把雕工精致的椅子，有食具橱，里面是一件件涂了珐琅的上等铜杯盏。

另一边却是一张华丽的床，顶上有刺绣的帐子。

奇怪，床居然铺好了，还配有床头柜和放衣服的小凳。

所有东西都光彩而干净，就是没有人气。

藤蔓攀缘在透雕的窗户上，阳光照进来，像鱼池里的水一样绿森森的。

然而我很快明白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。

这里是训练我的地方。

阍者坐在精雕的椅子上，扮演主人，指导我如何端菜，斟酒，放下杯子，或是将它递给主人。

他举止矜贵，像养尊处优的爵爷，但是对我不打不骂，我对他也没有恶感。

我知道他引起我的敬畏之心，本来就是训练的要求，因为我确实感到自己卑微了许多，渐渐害怕起来。

我的午餐送到这里来，不必和仆役一起进食。

自从进了这宅院，除了这阍者我没有看见别人。

我越想越不对劲，担心他会叫我睡在那张大床上。

这里晚上一定有鬼。

但是晚餐后，我在自己的斗室就寝。

连厕所也从来没有别人，蔓草丛生，蜘蛛满室，似乎已废弃。

翌日上午，那阍人带我把昨天的功课全部温习了一遍。

他这样尊贵持重，却仍然显得有点紧张。

我想，一定是主人要来了，不由得心神恍惚，有一次摔了个盘子。

猛然间门推开了，仿佛繁花似锦的园子忽现眼前一般，有个青年走了进来。

他步子很大，相貌英俊，轻灵自信，华丽的衣衫上饰着金子，昂贵的异香扑面而来。

我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，注意到他虽然年过二十，却没有胡子。

他不像阍者，倒像是刮净脸面的希腊人。

“你好，小鹿，”他微笑着说，露出的牙齿像新剥的杏仁，“唉，他们终于有一回没夸张。”

他转向我的老师。

“可长进了？”

“还不错，奥若梅当，看在他从前没底子的分上。”

假以时日，我们肯定能把他塑造一番的。

“他说话不无谦恭，却不是对主人的态度。”

“来，咱们看看。”

“他招手让身后的埃及奴隶搁下包袱，退出去，然后要求我把侍候进餐的活儿演练一遍。”

我正待斟酒，他说：“手肘太僵硬了。”

来，这样弯。

“他两手把着我的胳膊。”

“看见没？”

这样子线条漂亮多了。

“我接着端上甜点心，立等挑饬。”

“很好。”

不过我们现在要试试真正的做法。

“从奴隶带来的包袱里，他取出珍宝，我睁大眼看着：酒杯、水瓶和碟子，一件件都轧银镶金。”

“来，”他说，一面推开铜餐具，“手捧贵重的器物，应该有特别的仪态，这只有亲手捧过才能学会。”

“他用黑亮的柳叶眼朝我偷偷一笑。”

我拿起那些宝贝时，他说：“啊，他有那种感觉。”

## &lt;&lt;波斯少年&gt;&gt;

你看，他不怕这些东西，他懂得如何珍而重之。

我想我们会成功的。

”他环顾房内。

“可枕垫都在哪儿？

放酒食的案桌呢？

他得学习侍奉内室。

”阍人抬眼看看他。

“噢，对。

”他说着轻声笑了，金耳坠闪着光芒。

“我们对那个有把握。

把东西送来就好，我自己会一一教他。

你可以回去了。

”枕垫送来的时候，他坐着，教我如何跪着捧上盘子。

即使纠正我时他也很友好，我毫不慌张地学好了这件工作。

他站起来，说道：“非常好。

手快、娴熟又安静。

现在到寝室礼仪。

”我说：“大人，恐怕那些我也都还没学过。

”“你不必总是叫我大人。

那个称呼只是为了让你保持仪式感。

没关系，这部分我会来教你。

侍寝的礼节很多，不过我们只需过一遍，大部分是级别较高的人去做的。

但是你每一步都要清楚。

首先我们要铺床，这一步应该已经由别人做好了。

”我们掀开床铺，又重新理好，床上盖着镂空的埃及亚麻布的被单。

“没洒香水？

这间房不知是谁预备的，像是给赶驼人歇脚的小店。

不过，我们就当做洒过香水好了。

”他站在床边，脱去条纹帽。

“那一步可是会由级别很高的人来做的。

现在教你一个取下腰带的诀窍。

他当然不会为你转过身来。

你只把双手溜进去环扣着。

嗯，这就对了。

现在到袍子。

从上端开始解纽扣。

现在从后面往上托，再往下滑出来。

他只会稍微抬一下两边的胳膊，刚好够地方。

”我脱下袍子，露出他橄榄色的苗条肩膀，一卷卷的乌发略染着棕红，落在肩上。

他在床边坐下来。

“脱屐子的时候，双膝下跪，重心往后一点，把脚一先一后放在你的大腿上，永远是右脚为先。

不对，先别起来。

他已经松开了裤带，你这时把裤子解下来，还是跪着，始终低眉垂目。

”他稍微把身子提着，好让我做到。

此时他只穿着亚麻衬裤，优雅至极，皮肤没有一点瑕疵。

他是米底人的漂亮，与波斯人的美不同。

“你没叠衣服。

## &lt;&lt;波斯少年&gt;&gt;

寝室的仆人会收走衣服，但是决不能有一刻任其散乱。

这时候，如果这房间布置周全的话，你就该给他穿上睡袍了。

——是我不好，怎么忘了呢？

——然后他从底下解出衬裤，这才合乎端庄法度。

”他礼貌地用被单遮身，将衣服抛到小凳上。

“这时候，如果事先没有吩咐，就得注意有没有信号，让你在所有人退出以后留下来。

信号不会很强烈，只是一个眼神——像这样，或是一个小手势。

不能在一旁干站着，手不要闲下来。

等房里东西齐全了，我会教你这个。

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，他会做个手势让你宽衣，像这样。

现在走到床尾，利索地脱衣，放在床下看不到的地方。

他可没有打算看见一堆你的衣服。

对，全部脱下。

现在你不妨带着笑容走上前来，但不能显得太惯熟。

嗯，这就对了，一点也不错，尽量保持那种羞涩的意态。

现在呢——”他把被子一掀，和悦的微笑有种命令的力量，以至我懵懵懂懂就上了床。

我突然惊跳，心里又羞又恨。

我对他这样喜爱信任，他却哄骗玩弄我，和别人一样坏。

他伸手扣住我的胳膊，抓得很紧，却没有恼怒或贪婪的意思。

“放松点，小鹿。

安静下来，听我讲。

”我其实一句话也没有说，但我坐定了，不再挣扎。

“我从一开始，就没有对你说过一个谎。

我只是老师，所有这些，都是我的任务。

如果喜欢我的工作，对我们俩都会好得多。

我知道你想忘记什么，很快你就可以永远忘记那一切了。

你有一种骄傲，虽然受了伤害，但是不肯屈服，也许就是这种东西，把你的漂亮塑成了美丽。

有这样的本性，却在龌龊的主人和他俗气的朋友们手里讨生活，难怪你一直紧锁着自己。

你做得一点不错。

可是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，你前面有一种新的生活。

现在你必须学会付出一点点。

这就是我来的缘故：教你合欢之术。

”他伸出另一只手，轻柔地拉我躺下。

“来。

我对你担保，和我一起你会享受得多。

”我没有抗拒劝慰。

他也许真的通神；在神力之下，一切都会安好。

至少起先似乎如此，因为他不但迷人，而且娴熟，像一个奇异的生灵，在我原先出入的那个世界里绝不存在。

在跨入极乐以前，人仿佛可以在它的门庭永远流连。

我接受给予我的一切，荒疏了往日的防范，当痛楚张开脚爪朝我猛扑时，却前所未有的剧烈。

我第一次叫出声来。

“真抱歉，”我一能如常讲话就说，“希望没败坏你的心情。

我刚才忍不住了。

”“但是为什么呢？

”他朝我俯身，似乎真的关切，“我弄痛你了？

没有吧？

## &lt;&lt;波斯少年&gt;&gt;

” “当然没有。

”我转过脸去用被单拭泪，“每次发生总是这样，好像他们又拿着刀子来了。

” “你应该事先告诉我的。

”他还是用那种似乎关切的语气，我感觉好极了。

“我以为对于我们，对于所有像我一样的人，都会是那样的。

” “其实不是。

你被割多久了？

” “三年，”我说，“三年多一点。

” “那我懂了。

让我再看看。

可是这手术很漂亮，我没见过疤痕结得更干净的。

像你这种姿容的孩子，如果他们过了让你不长胡须的界线还往深里切，我会惊讶的。

当然事故是有。

伤口可以溃烂得很深，直达感觉的根柢，吞噬一切。

又或者，他们可以像屠夫一样对待你，把感觉器官去除净尽，他们对努比亚人就是那样，大概是害怕他们的力气。

至于你，你除了不能让女人遂愿以外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无法尽情享受合欢。

再说让女人遂愿，我们中间其实没几个人能做到，虽然偶尔也会听说有。

——你是说从一开始你就一直在受折磨？

” “怎么？

”我喊道，“你觉得我喜欢让那些狗崽子对我动手动脚？

”我终于找到了可以诉说的人。

“有一两个倒是？不过我总往别处想，只要做得到的时候。

” “好吧，我现在有点头绪了。

”他躺着思索，医者一般严肃，然后说道，“除非是因为女人。

你不想女人吧？

”我想到在池边拥抱我的三位姑娘，和她们浑圆柔软的乳房，又想到我母亲在果园碎石地里迸流的脑浆，以及姐妹们的惨叫。

我回答：“不想。

” “千万别想。

”他恳切地看着我，轻松尽消，“如果你从美少年出落成美男子，别以为她们不会追逐你，喁喁细语，嚶嚶叹息，发誓无论你有什么都心甘情愿。

她们也许相信自己的话，却绝对做不到。

做不到的。

她们不满足，就会变得恶毒，然后背叛你。

最后下场一定是钉死示众。

”他的面色阴沉下来，看得出是因为某件可怕的往事。

为了让他安心，我再次说我从来不想女人。

他安慰似的抚摸我，其实我已经不疼了。

“是啊，我不知为什么想到和女人有关。

其实原因很清楚。

你感官敏锐，对快乐自然敏感，对痛楚也一样。

虽然阉割在任何人来说都很可怕，各人感觉的深浅还是大有差别。

在你，那感觉一直萦绕不去，好像这件事还会再发生。

这并不罕见。

如果你当初遇上我，你会很早就克服那种感觉，但偏偏跟你交合的是你鄙视的人。

你表面顺从，内心因为自尊，什么都不肯出让。

## &lt;&lt;波斯少年&gt;&gt;

你宁可要痛楚，也不要一种让你觉得屈辱的快乐。

它来自愤怒，和灵魂的抗拒。

” “我没有抗拒你。

”我说。

“我知道。

但是那感觉咬啮得太深，一时还不能痊愈。

我们稍后再试，现在太早了。

只需要一点点运气，你就会跨过这道坎。

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件事：在你要去的地方，这对你不会有很大妨碍。

我只能说这么多，不能再透露，虽然这样严峻的禁令不是慎重，而是荒唐了。

不过没关系，有令在先，我就得遵命。

”我说：“我希望我可以属于你。

” “我也是，小鹿，但你会属于比我优秀的人。

所以别爱上我，我们很快就得分开。

穿上衣服吧，起床的礼仪我们明天练习。

今天的课够长的了。

”我的功课又延续了些时日。

他来得早了些，支开那位傲慢的阉者，亲自教我餐桌上，喷泉庭园里，以及寝室和浴室中的侍候工作。

他甚至带来一匹良马，在野草丛生的院子里教我上马和自如的驱策。

在家的時候，我学会的只是紧紧攀住我的矮种马罢了。

后来，我们回到那个有绿光窗户和大床的房间。

他仍然希望祛除我的心魔，耐心地花上许多时间，但痛楚总是回来，仿佛一种必须偿还的消耗，起始的快乐越精纯，后继的痛楚就越剧烈。

“不试了，”他说，“再下去对你会太多，对我又不够。

我来是为了教你，但是我差不多要忘乎所以了。

我们只好承认这是你目前的运气。

”我悲戚地说：“我还不如像那些什么都感觉不到的人。

” “噢，不要这样。

永远别这样想。

他们把欲念转移到吃食上，你看得见他们成了什么模样。

即使只为了我们俩，我也想把你治好，但你的工作是给予快乐，不是享用。

我觉得虽然有那个烦恼，你还是显出异禀。

况且，谁能说清是什么成就了艺人？

也许正是这烦恼成就了你。

你的回应很细致，所以你上一个主人家的工作才那样让你恶心。

你是个乐师，从前被迫听街头卖唱的人吼叫。

现在你只需了解你的乐器。

这我会教你，虽然我觉得你将来会胜过我。

这一回，你不必担心被送到使你受辱的地方了，这我可以担保。

” “你还不能告诉我他是谁吗？

” “你还没猜出来？

也是，你怎么可能想到？

不过有一点我倒可以告诉你，千万别忘了。

他喜欢完美，对珠宝和杯盏，对挂毯、地毯和刀剑，对马匹、女子和少年，无一例外。

噢，别慌张，你决不会因为不尽如人意而招来祸害。

但是他有可能失去兴致，那就遗憾了。

## &lt;&lt;波斯少年&gt;&gt;

我希望把你无可挑剔地奉上，那才符合他对我的要求。

但是你的秘密会不会显露，我没有把握。

我们别再想了，专心考虑有益的事吧。

”我发现一直到此时，他都像拨弄一把陌生竖琴的乐师，测试着它的回响。

认真的功课现在才开始。

我知道那些只知呼奴唤婢，对奴隶生活别无了解的人会怎样批评我。

我已经听见有声音在说：“不要脸。

居然吹嘘自己少年时怎样被一个更早堕落的人教坏。

”对这种责难，我会回答此前我已经沉沦了一年，遍体污泥，无助又绝望；此时被人精心调教，在我看来不是堕落，而是极乐天堂的一瞥。

经历过被畜生们当做玩物的日子以后，如今那诉诸感官的细致音乐，亦是极乐。

我轻易听见了它，仿佛天赋使然，又像曾经耳闻。

在家的時候，我偶尔会做绮梦，如果任其发展，我一定会情窦早开。

生活使我改变，但并未扼杀全部。

像未经戎马而能讴歌战斗的诗人，我可以让欲念在想像中成形，但不必承受它锋利的伤害——那种痛楚我太熟悉了。

我可以送出音乐，有暂止的延音，有独奏的华彩乐段。

奥若梅当说，我就像一个能为舞者演奏而不舞蹈的人。

他天生喜欢给予节拍并且从中得到快乐，然而是我和他一同凯旋。

后来他说：“小鹿，我觉得你要学的已经不多了。

”虽然这消息并不突兀，他的话还是使我黯然。

我依偎着他，问道：“你爱我吗？”

你不只是想教我吧？

我走了，你会不会难过？

” “你已经学会离愁别恨了？

”他说，“这我可从来没有教你。

” “可是你爱我吗？

”母亲死后，我没有问过别人。

“永远不能这么问他。

他会觉得你过分亲昵了。

”我定睛看着他。

他缓和下来，把我像孩子一样搂着，但是我不觉得不自在。

“我真的爱你，你走后我就孤单了。

”他的语气像是在安慰怕黑怕鬼的孩子，“可是明天要来。

如果我对你发誓，就是残忍了。

我也许不会再见到你。

即使见到，也许也不能跟你说话，那你就会认为我骗了你。

我承诺过不对你说谎。

侍奉大人物，他们就是我们的命运。

什么都别依靠，但是要筑起自己的小巢防范风暴——你可明白？

”他额角有个旧伤疤，颜色已经变浅了，我觉得那使他别有一番气概。

我父亲的朋友里，没有一两处伤痕的人总像是不能算作男子汉。

我问：“你怎么受的伤？”

” “打猎的时候顾着照看别的事，摔了下来——就是从你骑的那匹马身上。

你看，它还属于我，所以我后来的待遇并不坏。

只是他不喜欢有缺陷的东西。

所以尽量不要掉下马背。

## &lt;&lt;波斯少年&gt;&gt;

” “即便你满身伤痕，我也会爱你的。

”我说，“是他把你遣开了？”

” “噢，不，我很受优待，所有的安排都合宜。

只是我不再和完美的花瓶与闪烁的宝石并列了。

所以小鹿，别在流沙上经营。

这是我最后一课。

希望你不会因为太年轻而学不会，因为你已经到了需要这一课的时候。

我们还是起来吧，明天再见了。

” “你是说明天是最后一天了？”

”我问。

“也许，毕竟还有一课。

我还没告诉你怎样得体地行跪拜礼。

” “跪拜？”

”我困惑地说，“可是只有对国王才这样行礼啊。

” “没错，”他说，“你终于领悟了。

”我愣愣地看着他。

然后大叫：“我不行！”

我不行，不行。

” “怎么回事，我辛苦一场还是这样？”

别瞪着大眼睛，好像我告诉你的是赐死令，而不是你的福气。

” “你一直没有告诉我！”

”我惊恐地抓紧他，指甲戳了进去。

他把我轻轻地松开。

“我给了你足够的暗示。

你显然会胜任。

不过你要知道，内廷在决定录用你以前，会先察看你的工作。

不称职的人会被调走。

所以，如果你预先知道训练你是为了让你侍候什么人，他们会认为你知道得太多了。

”我捧着脸，哭得抽搐起来。

“别这样，”他说，一面用被单给我擦眼睛，“真的，你没有什么好怕的。

他这一向活得不称心，需要人安慰。

我跟你讲，你将来一定会做得非常好。

这我应该会知道。

” 3 我在宫里待了些日子才见到国王。

这个璀璨而巍峨的迷宫，我永远觉得会在其间走失。

到处是高耸的廊柱，以大理石、孔雀石或斑岩为材，镀金柱顶，螺旋式柱身。

每一块墙壁都刻着比实物更亮丽的釉彩浮雕，描绘了行军的战士，或是从帝国外省远道而来的朝贡者，领着牛群或单峰驼队，背着成捆的粮食和酒坛。

迷路的时候，会感到自己身处肃穆的人群里，无人可借问。

在宦官起居的院落，由于我将来的特权，他们对我不甚热情。

但是也由于同一个原因，谁也不敢亏待我，怕我记仇。

第四日，我见到了大流士。

他品酒赏乐，已经有些时候了。

便殿对着一个不大的喷泉庭园，百合芬芳醉人，金雀笼关着鲜艳的鸟儿，挂满繁花开遍的枝头。

喷水池边，众乐师正在收起乐器，但流水和鸟鸣也是一种柔声细语的合奏。

庭园有高墙，为便殿更添幽深。

他坐在枕垫上，面向庭园，身前矮案上放着酒壶和一只空杯。

## &lt;&lt;波斯少年&gt;&gt;

我立即认出他就是我父亲寿宴上的人。

不过他那时穿了骑马远行的轻装，现在则是一身有白色刺绣的紫袍，戴着锥形王冠，是闲居所佩的较轻便的一种。

他的胡须平顺如绸，身上散发出阿拉伯香的氤氲。

我跟随管家的宦官，敛目前行。

臣下不能平视国王，因此我不知道他是否认得我，也不知道我是否讨他喜欢。

听到念我名字的时候，我照学到的那样行了跪拜礼，亲吻他跟前的地板。

他的软羊皮便鞋染成枣红，镶着箔片和金缕。

那管家取了酒托，交给我。

我倒退着走出御前的时候，似乎听见枕垫间传来细微的响动。

当晚我被叫到寝宫，给宽衣的活儿打下手。

有人把东西交给我捧着，直到执事的取走，除此没有什么事。

我努力显出合宜的举止，不负老师的教导。

他对我似乎用了特别严格的要求，实际上，新手可以稍有差池。

第二夜国王还没有回房的时候，一位老宦官对我附耳说道：“如果陛下召唤你，不要跟着其他人退下。

待在那儿，留神看他是不是要给你别的命令。

”他皱纹满面，显然经验丰富。

我牢记训练，低眉垂目，同时留意召唤的表示。

我没有呆立一旁，而是找些合宜的活儿一直做着。

我们独对的时候，我认出解衣的信号。

我把自己的衣服放在视线外，只是做不到含笑上前。

我太害怕了，知道一笑便是讪讪的傻笑，于是严肃而信任地走近。

被褥为我掀开时，我只求不出差错。

一开始，他像对待玩偶一样亲吻摆弄我。

然后我猜到他要求我什么，因为我训练有素，而且他似乎认可了我。

诚如奥若梅当所言，快乐不会将我出卖给痛楚。

他和我共处时，始终没显出知道阉人也有感觉。

如果众王之王不问，这种事也不该对他说。

我就像那些如焰烈如酒红的鸟儿，就像那座喷泉、那些弦琴，是供享用的。

我很快掌握了如何既取悦他，又不损其帝王之尊。

我从未受辱，也不被亏待。

如果他还醒着，会说句和善的话让我退下。

翌晨常有一份赏赐送来。

但是我也已经懂得了快乐。

他年近五旬，虽然勤于洗浴又洒满香水，还是难掩一股老人的气味。

有颇长一段日子，我在御床上总是希望将这个蓄须的高大男人，换成身段灵巧的奥若梅当。

但是完美的花瓶和闪烁的宝石不能选择主人。

如果我生怨，只消回想从前的命运。

国王拥有的快乐太多，因而疲乏，又不肯歇手。

我所给的分量恰是他之所需，他满意，因而慷慨。

当我想起从前那些人，那些贪婪粗暴的手、难闻的呼吸和可耻的欲求，我真不敢相信自己对目前有过刹那的怨懑。

我向主人表露了自己的感激。

很快，他闲居时多半要我随侍。

他赠我一匹漂亮的小马，在禁苑从骑。

难怪世人以此地作为天堂的代称。

## &lt;&lt;波斯少年&gt;&gt;

历代国王都从亚洲各地搜集珍稀的花木，有些是成年树木，连根带土整棵运来，用牛车队装载，由成群的花匠一路照料。

禁苑的禽兽也是精选。

围猎时，侍从们会将野兽赶到国王面前，他杀死野兽以后，我们都鼓掌祝贺。

一日他想起我唱过歌，说要听听。

我的嗓音从不惊人，不像有些阉者歌声强健甜美，远非女子可比。

少年时，我的歌喉只算清亮动听。

我取来从前的女主人在集市上买的小竖琴。

他十分诧异，仿佛我带来的是动物的腑脏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怎么不让人给你拿件好点的？”

”见我错愕，他温和地说：“没关系，我知道你是不好意思去要。

但是拿走这个吧。

有了相宜的乐器来伴奏，就可以唱了。

”我得到一架玳瑁镶边的黄杨木竖琴，有象牙的调音匙，跟从司乐长学习弹奏。

我一时还没学会那些较难的曲子，但是有一天，日落时坐在喷水池边，我想起从我们家的高墙上望出去，余晖西斜照过平原。

国王让我唱一支歌，我便唱起夜晚在篝火旁，我父亲的武士们经常歌吟的调子。

曲终，他招手让我上前。

我看见他两眼含泪。

“这首歌，”他说，“让你可怜的父亲浮现在我眼前。

多少快乐的日子过去了，当时我们都年富力强。

你父亲是先王阿尔塞斯忠肝赤胆的朋友，愿智慧之主接受他的灵魂。

要是他健在，我一定会邀他来做客的。

我的孩子，请相信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是他的儿子。

”他用戴满珠翠的手抚摩我的头。

他的两位朋友在座，执事长也在。

自从那一刻，我在宫里的地位变了，这正是他的意思。

我不再是买来的少年玩物，而是出身士族的宠臣，所有人都要知道。

他也要我知道，假使我毁了容，或是姿色全消，他依然会看顾我的。

我在宫殿高处得到一个可爱的房间，窗户朝向御花园，还有个埃及奴隶把我当王子一样侍候着。

我十四岁，正从男童变成少年的样子。

我听见国王对朋友说，他早就注意到我的潜质，如今我果然不负所望。

他相信我的美冠绝亚洲。

他们自然附和，称赞我无与伦比。

不消说，我学会了在举手投足间把这当真。

他的床有一顶花架似的华盖，纯金的葡萄藤缠绕其间，珠宝做的果实累累挂下，还悬着一盏巨大的透雕灯。

夜里，灯火向我们投下树叶般的影子，他有时会让我站在床前，迎着光亮，把我转向这边，又转向那边。

要不是他想显示自己还行，这种以眼睛完成的占有大概会使他满足。

但是别的晚上，他想要娱乐。

世间到处是希望重复的人，他们不能忍受最微小的改变，虽沉闷，却豁免了创新的麻烦。

国王喜欢变化，爱好惊喜，自己却不擅创新。

我将奥若梅当教我的都用过一遍以后，不禁自忖我何时也会训练起接班人来。

我已经发现我之前有个男孩子，因为国王觉得他乏味，来了一星期便被打发了。

我求新心切，便去拜访苏萨最有名的妓女。

## &lt;&lt;波斯少年&gt;&gt;

她是巴比伦人，自言曾在印度的一个爱神庙里受训。

为了证明不假，她房中摆了件青铜像（估计其实是向马帮买来的），是舞蹈中合欢的两个妖魔，各有六臂或八臂。

我疑心国王不会喜欢这个，但还是怀着希望。

这种女人时不时会有阉者来拜访，不愁没生意可做。

可是她粗俗的扭动实在恶心，我顾不上礼貌，起身穿衣。

放下金币时，我说既然她费了时间，我会付钱补偿，但是无法留下来调教她。

她气得失语，待我下楼走到一半才骂出声来。

似乎没有人造诣更高了，我只得依靠自己。

此时，我学会了舞蹈。

我童年便喜欢舞蹈，会在男人跳舞时跟着动作，也会随着心头的某个调子腾跃、旋转。

我知道要是我学过，会至今记得。

国王很高兴我愿意学点技艺（我没提起那名妓），请了全城最好的老师来教。

习舞不比我幼年的游戏，学起来必须像战士一样苦练，然而这是我乐意的，胜过呆立、闲谈、等差遣——那种无所事事才令阉人发福。

汗水涔涔、血液涌流的感觉真好。

老师说我已经学有所成的时候，我在喷泉庭园向国王和他的朋友们献艺。

我跳了一支印度舞，缠着头巾，系着镶箔的帘布；一支希腊舞（我当时是这么以为），穿着枣红的宽袍；还有一支帕提亚舞，手执一柄镀金小弯刀。

连国王的弟弟奥克萨瑟瑞斯都叫好，向我抛来一块金币。

他只喜欢女人，平素对我是不屑一顾的。

白天，我穿戴华丽地跳舞，晚上也跳，掩映我的只有从金葡萄架挂下来的透雕灯的影子。

我很快学会临了要放慢节奏。

他从不给我时间喘息。

我常想如果王后没有被俘，他会不会这样宠眷我。

王后是他的异母妹（是一个年轻得多的夫人所生），论年纪可以跟他做父女了。

人人都说她是亚洲最有风韵的女人。

国王当然只要最好的。

如今他让她落到了比她年轻的蛮人手里，从过去的事迹推断，那蛮人想必精力旺盛。

当然他从不对我提起这些。

床第之间，他其实极少说话。

大约这时候我中了暑。

我的埃及奴隶内什伊对我悉心照拂。

国王派了他的御医前来，自己却没有来。

我想起奥若梅当的伤疤。

我看见镜子里憔悴的自己，所以国王最好别来。

但我毕竟年轻，还有隐约的渴求，虽然不知道渴求什么。

我虚弱的时候胡思乱想，夜里哭过一次，内什伊从草席上起身，给我揩面。

稍后国王差人送来一些金币，但本人还是没有来。

我将金币给了内什伊。

我愈后不久，有一日在喷泉庭园为国王一人弹琴，大总管忽然亲自走了进来，气喘吁吁地禀报说，王后的大宦官从亚历山大的军营里逃了回来，请求朝见。

假如有别人在，他们会受令退下，我就要跟着出去。

但是我像那些鸟雀和那座喷泉一样只是摆设，而且大总管进来以后，他们为保密起见，说希腊语。

没有人问过我是否懂希腊语。

苏萨有几位希腊来的珠宝商，我从前的主人恰巧跟他们有生意往来——有时交易珠宝，有时交易我。

因此我入宫时已经略懂一二，后来闲时也常听希腊来的通译说话。

## &lt;&lt;波斯少年&gt;&gt;

他当众翻译各种事情，让廷臣和入朝的请愿者可以交谈，替从亚历山大解放的希腊城市逃来的城主说话，为来自雅典等城邦的使节（亚历山大似乎对这些地方手软，留下了对抗他的后患），也为希腊人雇佣军的将领、船长和探子代言。

因为波斯语全都要用希腊语复述，所以不难凭耳朵学会。

国王等不及跪拜礼行毕，便询问他家里人是否还活着。

那宦官说都活着，而且身体康健。

不仅如此，她们还保有王族的待遇，住处也符合身份，因此他才能这样轻易逃回来（他岁数不小了，长途的跋涉使他更加苍老）。

王室女眷的守卫更关心的是阻挡外人进去，而不是防备里面的人出来。

国王的手按着椅柄，看得出在发抖。

我明白了。

他不得不问的事，本来不该问一个仆人。

“绝没有，大王！”

那宦官的动作像是请神明作证，“大王，战后第二日他来过，承诺会保护王室女眷，然后就再也没有来到王后面前了。

我们当时一直在场，他还带了一个朋友来。

我听说他的同伴们喝多了酒以后，讲起王后闻名的美貌，怂恿他改变主意。

他也像一切马其顿人那样喝得不少，但是他很生气，不许他们再当着他提起王后的名字。

有个在场的人对我保证确实如此。

”国王沉默了一会儿。

长叹一声后，他用波斯语说道：“真是怪人。

”我以为他会接着问亚历山大的长相，我自己想知道，但是他在战场上当然见过了。

“我母亲怎样？”

”这时他完全改用波斯语，“老人家受不得这些罪啊，有人照顾她吗？”

”“大王，太后身体极康健。

亚历山大一直派人来问安。

我逃走前，他差不多天天来探望太后。

”“探望我母亲？”

”他陡然变色，面目惨白。

我想不明白。

太后年逾七旬了。

“是这样的，大王。

一开始他冒犯了太后，但是现在，他求见的时候，太后总是准许他过来。

”“他怎么侮辱我母亲了？”

”国王语气迫切。

“他给太后一包编织用的羊绒。

”“嘎？”

当她是奴隶？”

”“太后起先也是这么想。

不过太后显出受到侮辱时，他请罪了。

他说他母亲和姐妹都喜欢编织，他以为太后也借此消遣。

太后领会他是不知道，便不再计较。

有时候他们会借助通译说话，对谈一个钟点。

”国王坐在那里，目光呆滞地看着前面。

少顷他让那宦官退下，想起我还在，便做了个手势让我弹奏。

见他心烦，我弹拨轻柔。

要到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是什么缘故。

## &lt;&lt;波斯少年&gt;&gt;

我将此事告诉了朝中的朋友。

现在我交到一些朋友了，有的身居高位，有的不然，但是都喜欢最早得到消息。

我这样做并不拿礼物，因为我不卖友情。

当然，别人有事央求我在国王面前美言的时候，那些贿赂我是接受的。

不收就是给自己树敌，迟早会被人下毒。

不消说，我没有拿他们无聊的诉求来烦着国王。

他让我侍奉不是为了这些事。

有时我会说：“某某为了得到您的宠遇，送我这个。”

”他会被逗乐，因为别人从来不说。

他偶尔会问：“他想要什么？”

”然后道：“我会叫人安排的，可不能让你失信了。”

”宫里对马其顿国王的奇怪行为多有争论。

有人说他要显出自己意志坚定、不图享乐，有人说他是不胜房事，还有人说他保护王室的家眷，是为了受降更顺利。

也有人说他只喜欢男孩子。

据王后的大宦官说来，亚历山大确实由一群出身高贵的青年随侍，然而这是历代马其顿国王的习惯。

他自己相信，这年轻人是有宽待求告者的天性。

他很快补充道，他的相貌和风度都比不上我们的国王，如果两人并立，他大概还不到大流士的肩膀。

“真的，他来给王室女眷安全保证的时候，太后认错了人，向他的朋友躬身跪拜。

你们信不信，他俩并排一道走进来，衣服几乎没有区别，他朋友个子比较高，在马其顿人里算是英俊的。

我急慌了，因为我在御帐里已经见过亚历山大。

他朋友向后退，太后也看见了我警告的手势。

她当然惊慌，朝着亚历山大又要跪拜下去。

但是他双手把太后扶起来，居然不对那人生气，他说：“老妈妈别担心，您差得不远，他也是亚历山大。”

通译证明我没有听错。

”他们究竟是野蛮人，我想着，心里却叹息一声。

宦官说：“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讲排场的国王，他过得还不如我们这里一位将军。”

他走进大流士的营帐时，像农夫一样愣眼看着周围的陈设。

他知道那浴缸是做什么用的，第一件事便是泡了个澡，不过他对其他的东西哪，简直让人憋不住要笑。

他坐到大流士的椅子上，脚连地都够不着，只好搁在酒案上，当是脚凳。

不过他很快搬了进去，跟穷苦人得了笔遗产似的。

他乍看像男孩子，直到你看清

## <<波斯少年>>

### 媒体关注与评论

玛丽·瑞璠特代表了历史小说的最高理想——使读者获得对过去的新洞见。  
.....她在作品中真实自然地展示希腊世界的生活与道德，而且把双性爱、同性爱和异性爱都视为常态，予以从容的表现。

——《纽约时报》 玛丽·瑞璠特的亚历山大三部曲是20世纪原创性最令人意外的艺术品之一

。

——戈尔·维达尔，著名美国作家

## <<波斯少年>>

### 编辑推荐

- 《波斯少年》：
- 1、以男宠的视角，讲述亚历山大大帝与波斯少年之间凄美动情的爱恋。
  - 2、连张爱玲也读得津津有味历史小说大师，备受威廉·戈尔丁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《蝇王》作者）推崇。
  - 3、最权威的历史小说大师最值得阅读的作品，写出最不同的亚历山大大帝。
  - 4、网友基础极广，网上流传多种译本，此次中文首次完整呈现，译笔细腻流畅。

<<波斯少年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